

中外教育名著导读书系

夸美纽斯、福禄培尔

教 育 名 著 导 读

王凌皓 主编
王 晶 姚玉香 著



· 014039506

G40-095
02

中外教育名著导读书系

夸美纽斯、福禄培尔教育名著导读

王凌皓 主编

王 晶 姚玉香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北航

C1724320

G40-095
02

0070004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夸美纽斯、福禄培尔教育名著导读 / 王凌皓主编; 王晶, 姚玉香著. —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3. 12
(中外教育名著导读书系)
ISBN 978-7-5472-1905-8

I. ①夸… II. ①王… ②王… ③姚… III. ①夸美纽斯, J. A. (1592~1670) — 教育思想 ②福禄培尔 — 教育思想 IV. ①G40-095.24 ②G40-0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6544号

夸美纽斯、福禄培尔教育名著导读

KUAMEINIUSI FULUPEIERJIAOYUMINGZHUDAODU

主编/王凌皓

著/王晶 姚玉香

责任编辑/康迈伦

责任校对/李洁华

封面设计/李岩冰 董晓丽

印装/长春市利源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20mm×1000mm 1/16

字数/150千字

印张/12

版次/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出版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联系电话/0431-86037516 13578885062

www.jlws.com.cn

书号/ISBN 978-7-5472-1905-8

定价/26.00元

目 录

上篇 夸美纽斯教育名著导读

导言 夸美纽斯的生平与教育思想 / 3

一、夸美纽斯的生平与教育活动 / 3

二、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 / 9

夸美纽斯的名著之一：《大教学论》 / 27

一、成书背景 / 27

二、篇章结构 / 28

三、内容精要 / 37

四、名段选读 / 41

夸美纽斯的名著之二：《母育学校》 / 68

一、成书背景 / 68

二、篇章结构 / 69

三、内容精要 / 73

四、名段选读 / 82

下篇 福禄培尔教育名著导读

导言 福禄培尔的生平与教育思想 / 97

一、福禄培尔的生平与教育活动 / 97

二、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 / 102

福禄培尔的名著之一：《人的教育》 / 114

一、成书背景 / 114

二、篇章结构 / 115

三、内容精要 / 117

四、名段选读 / 131

福禄培尔的名著之二：《幼儿园教育学》 / 162

一、成书背景 / 162

二、篇章结构 / 162

三、内容精要 / 164

四、名段选读 / 173

上篇 夸美纽斯教育名著导读

导言 夸美纽斯的生平与教育思想

扬·阿姆斯·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 1592-1670), 前捷克伟大的民主主义教育家, 西方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者。在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后的数十年被迫流亡国外, 颠沛流离, 但始终坚持从事教育活动, 从未中断教育理论研究和编写新教科书的工作, 其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足迹遍及波兰、前捷克、匈牙利、瑞典、英国、荷兰等多个国家。他长期担任中学教师和校长, 使他得以将教育实践、实验、经验和创造性的教育理论研究结合在一起。他尖锐地抨击中世纪的学校教育并号召“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 提出统一学校制度, 主张普及初等教育, 采用班级授课制度, 扩大学科的门类和内容, 强调从事物本身获得知识。夸美纽斯的著作多达200余种, 主要代表作有《大教学论》、《母育学校》、《语言和科学入门》、《世界图解》等。

一、夸美纽斯的生平与教育活动

(一) 早年失怙

夸美纽斯1592年出生于波希米亚王国(捷克)的尼夫尼兹城(Nivnits)。其父亲可能是一个手工业者(也有一说法是磨坊主), 并参加了加尔文教派的捷克兄弟会。1604年, 12岁的夸美纽斯失去了父母, 两位姐姐也相继夭折, 遗下他和一个妹妹。他早年失怙, 沦为孤儿, 被寄养在姨妈家里。但由于监护人理财不当, 很快使其父母的遗产荡然无存。后因得到“兄弟会”及亲友的资助才免于

冻饿之虞。1608年,被“兄弟会”定为神职候补者,并被送到普雷拉夫(Prerov)拉丁文法学校学习。在校三年期间,他刻苦自励,发愤学习,成绩优秀,表现出卓越的才能。他虽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但通过亲身经历,对当时的学校教育产生强烈的反感,认为学校教育存在很多弊病,也正从此时萌发了改革教育的思想。1611年毕业后,夸美纽斯被“兄弟会”选送到德国的赫尔伯恩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兄弟会”选中该校,是因为这所大学盛行加尔文派思潮,它和“兄弟会”的宗教观点大同小异之故。大学期间,他在神学家阿尔斯泰德(1588—1638)等进步教授的影响下,系统地学习了古代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人的著作,研究了人文主义者的思想,接触了新兴的自然科学知识,了解了宗教改革以来各国的教育发展动向,探讨了当时德国著名教育家拉特克和安德累雅等人的教育革新主张,为他后来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打下了良好的根基。从那时起,夸美纽斯就开始收集资料,准备为祖国同胞编写一本捷克语词典和捷克百科全书。在此期间,夸美纽斯于1613年在西欧做了短期旅行,访问了当时的文化名城阿姆斯特丹,结交了许多具有新思想、见地不凡的朋友,并在海得堡大学听课,吸取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哲学和教育思想日趋成熟。他还坚持写日记,日记中记载着他的著名的哲学命题:“头脑里的一切没有不起源于感觉的。”他认为只有感觉所提供的材料,才是最可靠的。这次旅行使他领略了自然的风采,体察了民众的生活,熟悉了文化民俗。这些无疑扩大了他的视野,挖掘了他的认识,使他的思想更具生动和实际的意义。

(二) 初为人师

1614年,夸美纽斯从海得堡徒步回国,被“兄弟会”委任为他的母校——普列罗夫拉丁文法学校的校长。他以极大的热诚献身于教育事业,开始研究教育改革问题,并在教育革新上做了第一次尝试,参照克拉克的方法编写了一本名曰《简易语法规律》的教学法指南。1616年被推选为“兄弟会”牧师。1618年,

夸美纽斯被调任富尔涅克(Fulneck)地方的“兄弟会”牧师兼“兄弟会”学校校长。他非常热爱学生,尊重学生,为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的情感,常带他们出城远足。在任教期间,夸美纽斯不忘“兄弟会”会友,除了牧师所担任的慈善事业以外,他还关心会友生活,引导他们开展养蜂业,使会友从中受益,自给自足。夸美纽斯从百忙中挤出时间,潜心研究托玛斯·莫尔、康帕内拉、路易·维夫斯等人的著作,广泛阅读教育著作,撰写教育、哲学、神学等方面的论文。同时学习绘画艺术,特别是对地图学有较深造诣,他笔下的《精制摩拉维亚新地图》于1627年出版发行,曾经多次再版,被广泛采用。夸美纽斯初为人师,热爱学生,勇于探索,兴趣广泛,显示出惊人的才华。

(三) 国破家亡

夸美纽斯的教育及研究事业刚刚起步,但时乖运蹇,三十年战争(1618—1648)爆发了,整个欧洲卷入了战火,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蹂躏。白山一战,“天主教同盟军”打败了捷克军队,捷克完全丧失了独立,新教徒惨遭驱逐、流放,财产被没收,人民遭屠杀,“兄弟会”备受迫害。1621年,“天主教同盟军”攻占夸美纽斯居住的富尔涅克,并放火烧城。夸美纽斯的家产、藏书和所有的论文手稿化为灰烬,他本人幸免于难,只带着几件仅存的衣服逃出了富尔涅克。当时妻子有孕在身,只好回到了娘家,跟父母暂居一处。1622年初,战争带来了瘟疫,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染疫丧生,他再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战争夺去了祖国的尊严和妻儿的生命,也夺去了他研究教育的美好时光。夸美纽斯在这国破家亡的黑暗时代,伤痛祖国的沉沦,愤恨国际上以大凌小、弱肉强食的掠夺战争,渴望和平、安宁、光明世界的到来。他以顽强的斗志,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同反动势力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成为反封建的斗士。1618年,他发表《寄天国书》,以“被压迫的贫民对上天的控诉”自称,深刻揭露了当时种种不平等现象,他对上天控拆道:“不公平的是,那些人(富人)有无数人的世上的财物,而我们却

贫穷困苦,可是我们本来跟他们一样都是你创造的,他们的粮食囤积满仓,任凭老鼠啮食,我们却沦为饿殍;他们的衣柜里堆满了穿不尽的绫罗绸缎,被蠹虫所蛀蚀,我们却衣不蔽体。”1923年,夸美纽斯用捷克语撰写政治文学姊妹篇《世界迷宫》和《心的天堂》,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对当时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描述了对真理的探求和向往,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气节。

(四) 泪别故国

1624年,德皇斐迪南二世颁布了一项法令,命令把所有新教徒从捷克驱逐出境。夸美纽斯同其他“兄弟会”成员隐居在波希米亚的密林中,继续从事救国活动,并进行教育研究,教导会员子弟。他们深信良好的教育是复兴祖国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1625年3月,“兄弟会”在杜布拉维查村举行元老会,会议决定马上跟波兰取得联系,要求避难,并推选夸美纽斯为谈判代表。为了“兄弟会”和祖国的利益,夸美纽斯冒着被捕的危险,来回奔波,终于达成了有关协议。1627年7月,德皇再次下令,以天主教为捷克唯一合法的宗教,市民必须在6个月内公开信奉天主教,否则要被流放国外。因此,1628年2月,夸美纽斯同不愿改变宗教信仰的三万多“兄弟会”会员告别祖国,迁往波兰的黎撒城避难。在离别祖国之际,夸美纽斯的心情极其沉痛,想到多灾多难的祖国在异族的统治下,痛苦地呻吟着,可她的子孙们为了生存和图强却要离开她……,此时此刻,他怎么也压抑不住对祖国的炽热感情,他愤然爬上高山,面对可爱的祖国,双膝跪倒,泪如雨下,用赤子的热泪滋润着母亲的心田:“祖国啊——母亲,再见吧!”

(五) 巨著问世

1631年,夸美纽斯写成并出版拉丁文教科书《语学入门》。该书涉及内容广泛,编写方法新颖,出版后大受欢迎,被迅速译成12种欧洲语言和4种亚洲语言发行,是夸美纽斯生前最有名的一部著作。1632年,夸美纽斯开始致力于“泛

智”问题的研究,拟编写一部全面介绍当时科学知识成果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泛智论》,指望这一思想实现后能够帮助人类消除迷信、成见以及社会中的混乱和纠纷。为完成这部作品,“兄弟会”允许他可以离开列什诺,移居司柯卡或奥斯特洛斯克。同年,夸美纽斯用捷克语写成《大教学论》初稿和《母育学校》。秋季,夸美纽斯被推选为捷克兄弟会长老,兼任书记职务。1635年,夸美纽斯任列什诺兄弟会中学校长。1637年,《泛智论提要》在朋友的帮助下在英国出版。1638年,修改扩充《大教学论》初稿,并改写成当时学术界通用的国际语拉丁文,此书堪称夸美纽斯改革旧教育的全面方案。然而,早年有幸读到此书手稿的人反应冷淡,致使在近20年的时间里它仅以手稿的形式流传而未出版。1639年,对《泛智论提要》加以修改后,以《泛智学导论》为名在英国再次出版,引起学术界关注,欧洲一时掀起一股泛智热。

(六) 辗转流离

1641年,英国国会向夸美纽斯发出邀请,请他领导由多国成员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专门研究泛智论,并创办能将其理想付诸实施的教育机构。夸美纽斯欣然前往伦敦,但不久后英国全境陷入激烈的内战之中,在英国研究泛智论的计划遂成空谈。在英国逗留期间,夸美纽斯收到很多国家领导人的邀请,请求他协助发展科学文教事业,但都被夸美纽斯拒绝了,最后接受旅居瑞典的荷兰籍亲友盖尔的邀请,于1642年8月到达瑞典。瑞典政府希望他为瑞典学校编辑系列教科书及配套的工具书,并答应给捷克兄弟会以长年补助。此时夸美纽斯的兴趣集中在泛智论研究上,但他基于兄弟会的利益,并期望瑞典政府能帮助他的祖国获得独立,因此考虑再三,终于接受了当时对他兴趣索然的工作,定居在东普鲁士的埃而布林(当时是瑞典领土)。1648年,夸美纽斯终于完成了6年前和瑞典政府签订的合同。此时,三十年战争终告结束,捷克仍被划归德意志管辖,捷克民族独立的希望破灭。沮丧的夸美纽斯离开瑞典回到列什诺,主持兄弟会

的宗教和学校事务。厄运接踵而来,夸美纽斯的第二位夫人去世,遗下五个孩子。1650年5月,夸美纽斯被推选为捷克兄弟会大主教成为领袖。10月,考虑到匈牙利避难的捷克兄弟会会员的利益,以及希望借助匈牙利政府之力帮助捷克民族复兴,夸美纽斯接受邀请担任匈牙利教育顾问,并创办一所泛智学校,拟订了一份名曰《泛智学校蓝图》的计划。一直到1654年8月离开匈牙利回到列什诺前夕,夸美纽斯完成多部著作、论文和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内容涉及学校管理、语言教学、政论等。1656年4月,列什诺毁于波兰与瑞典的战争。夸美纽斯的住所及所有的私人财物再次毁于战火,包括他耗费20余年心血撰就或搜集的尚未出版的手稿及资料,准备了40年之久的《捷克语宝库》手稿亦未能逃脱厄运。同年8月,他应荷兰政府邀请到阿姆斯特丹定居,在此度过了流亡生涯的最后一站。1657年,阿姆斯特丹参议会决议出版《夸美纽斯教育论著全集》。1666年,《人类改进通论》部分卷册发表,这是夸美纽斯一生最后的,也是篇幅最大的力作,有人称之为“登峰造极的综合性作品”。

(七) 客逝荷兰

1668年,夸美纽斯沉疴压身,缠绵病榻之际,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写了最后一部自传性的作品《唯一的必要》。他把这部作品献给荷兰的鲁布拉赫亲王,恳求亲王宣扬和平,谋求公共幸福。这本书还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眷恋之情:

“……我整个一生不是在祖国,而是在流浪中度过的,我的住处时时变动,没有一个我永久住过的地方。”1670年11月初,夸美纽斯在弥留之际,仍不忘“兄弟会”的前途和命运,对尚未完成的《泛智论》著作耿耿于怀,一再嘱咐要整理好他的所有手稿和草稿,以留给后世。1670年11月15日,夸美纽斯带着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与世长辞,遗体葬于阿姆斯特丹附近的拉尔登。死后遗留著作(包括教育、哲学、政治、神学和文学等)据统计达265本(篇)之多。

夸美纽斯是新教育学的奠基人、伟大的思想家、杰出的民主主义教育家。

著名教育家凯洛夫这样评价：“夸美纽斯是一位深邃而有独立见解的哲学家，也是一位博学而天才的教育家，他在新生一代的教学和教育理论实践上完成了一场革命。”

二、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

夸美纽斯在总结人文主义教育成果，丰富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顺应时代要求，提出一整套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奠定了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基础。

（一）论教育目的

夸美纽斯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反映了他的世界观中宗教观和世俗观之间的矛盾。他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在身体、知识、德行、虔信几方面得到和谐发展，在于为人圆满地过好现世生活做预备，为来世永生做预备。他承袭圣经的观点，对人生的看法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认为人的现实生活并非最终的目的，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趋向一个更高阶段，即是永生。他确认“现世的人生，也只是永生的一种预备，它存在的目的是使灵魂利用身体做中介，去为未来的生活预备各种有用的事项”，同时他又认为教育有其现世目的，人应该过好现世生活。夸美纽斯对现世生活所持的观点，与天主教僧侣们所持的观点相反，他不以消极和禁欲来对待现世人生，也不把现世生活当成黑暗与罪恶的根源，而是以积极乐观的精神来理解现世生活。他认为现世生活的目的就是创造了创造一个美满的生活。为了使生活美满，心灵得到快乐，人应该成为理性的动物和万物的主宰。也就是说，人应该具有万物的知识，并能利用万物为人类服务。因此，他十分重视保持身体的健康强壮，要求家庭和学校都应注意使儿童的生活与学习有规律、有节制，合理安排运动与休息，形成强健的身体以促进

智慧的发展。在发展智慧方面,他认为既要传授丰富的有用的知识,又要注意发展语言,培养朗读、谈话、书写和唱歌等技能。夸美纽斯也非常重视儿童的道德教育,要求“德行应该在邪恶尚未占住心理之前,极早就去叮咛”,“希望德行的实践能够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1]总之,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把人类培养成具有广博知识以及终身为祖国服务的人。教育的目的就是给人以知识、德行和虔信,使人能理解万物和利用万物。尽管夸美纽斯对教育目的的看法具有深厚的宗教色彩,但与中世纪封建和宗教教育的那种只盲目崇拜神的权威,全然不管学生个人发展的僵化的教育目的相比,夸美纽斯所提出的教育目的是具有相当进步意义的。

(二) 论教育作用

夸美纽斯高度评价了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他受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把人看作最优美、最完善的创造物,赞美人的智慧可以上天入地,无所不在,可以获得关于万物的知识。并且人人都有接受知识的智力,智力低到不能接受教育地步的,“在一千个人里面难找到一个”。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差不多找不出一块模糊的镜子模糊到了完全反映不出任何影像的田地,我们也差不多找不出一块粗糙的板子粗糙到了完全不能刻上什么东西的地步。”^[2]而且,即使如此的话,镜子还可擦干净,木板也可以先刨平。教育也一定可以发挥作用。他坚信人生来便具有“学问”、“道德”和“虔信”的“种子”,“种子”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人所受的教育。他说:“假如要去形成一个人,那便必须由教育去形成”,“只有受过一种合适的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3]。只要教师肯于努力又讲求工作艺术,那么,人的知识和智慧可以无限地发展起来。

[1] 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178.220.

[2] 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65.

[3] 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35.36.

其次,夸美纽斯高度评价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认为“教育是人类得救”的重要手段,希望通过教育改变社会道德普遍堕落的现象,从而“使社会减少黑暗、困恼和倾轧”,得到光明与和平。同时他坚信,受过良好教养的民族,将善于利用自然力和地下宝藏,把土地耕种得“像在天堂里”那样好,还可以扫除愚昧和贫困,从而生活得富足、幸福。

再次,他重视儿童的差异和后天教育。夸美纽斯在高度评价教育作用的同时,对于儿童天然素质或品质的差异也很重视。对于这些不同素质和性格的儿童,教师应该“用合适的训练,使他们变为有德行”,^[1]他认为这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夸美纽斯还认为:“一切人类生来都是渴于求知的”^[2],但实际上却有人缺乏爱好学习的倾向,这是由于“父母的溺爱、社会环境的引诱以及教师没有尽到责任所致”^[3]。他郑重提出:“一个做教师的人在传授学生知识以前,必须使学生渴于求得知识,能够接受教导,因而准备接受多方面的教育”^[4]。

(三) 论普及教育

夸美纽斯在17世纪30年代,继莫尔之后,又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普及教育的主张。他认为人应该成为理性的动物,认为一切人都能接受共同的教育,对当时只为富人设立学校、穷人很少能够上学的现象极为不满,对于因此而造成的埋没人才的现象,深为惋惜。他提出“所有城镇乡村的男孩和女孩,不论富贵和贫贱,都应该进学校。”^[5]必须将初等教育普及到手工业者、庄稼汉、脚夫和妇女;同时,他也进一步提出“拉丁语学校也不应当限定只有富人、贵族和官吏的子弟才能入学”^[6]。

[1] 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52.

[2] 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54.

[3] 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54.

[4] 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55.

[5] 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47.

[6] 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224.

夸美纽斯还论述了普及教育的主要场所,应该设在公立的初等学校里。他在《大教学论》中,以“青年人应该受到共同的教育,所以学校是必需的”为题,详细说明了学校的重要性,认为“学校是造就人的工场”^[1]。这是因为处理共同的事务,需要适当的制度;父母没有充分的能力和有时间教导他们的孩子;儿童在大的班级里,可以起互相激励的作用。因此,适应社会分工和人们职务专门化的,必须有学校这样的专门教育机关和教师这样专门的教育人员进行工作。为此,夸美纽斯广泛地论述了学校的重要意义,学校的民主性质,以及学校课程设置等问题。

夸美纽斯关于普及教育和扩大教育对象、实现教育民主的理想是十分进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是不可能享受到普遍的教育权利的。夸美纽斯也感到,供养众多的教师以维持学校和使贫苦的孩子有时间入学,在当时都是很难解决的困难问题。但是,他的这一要求在客观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同时,还在于力图突破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对学校,特别是中等学校和大学的控制,有利于为新兴资产阶级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为了实现教育的民主化和实施普及的初等教育,夸美纽斯强调学习祖国语言,并要求使用祖国语言进行教学。因此,他把初等学校定名为“国语学校”。他认为,儿童入学,首先应该学习祖国语言,然后再学拉丁语;在拉丁语学校接受中等教育,也仍然应该继续学习祖国语言。这反映了他否定天主教会控制的学校强迫儿童学习陌生的拉丁语,并以拉丁语作为教学用语的传统做法,同时,也是他改革学校工作,使教学进行得更为有效而又节省时间和精力的一项重要措施。

(四) 论学校体系

夸美纽斯依据儿童的年龄特征,把人从出生到成年接受教育的过程分为4个阶段。每个阶段6年,并按照每个阶段身心发展的特征,设立相应的学校进

[1] 夸美纽斯著,傅任敢译.大教学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51.